

12

程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丘節孝家傳

丘節孝者臨川石池李氏女也十六而適丘贈公御秀一歲舉子毛伯贈公故以儒生行賈什九在外其趨利如布帛之有幅焉無多餘之贏邑邑不自得歸而病六日卒語節孝兒幸長令業儒毋若我空自苦節孝泣受命哭踊慟絕嘔血斗許不內勺飲者五日舅姑慰勞之責以大義若必死從夫所以自爲善矣置吾八十兩老人與六歲孤何地獨不念若夫訣時所屬意者耶節孝

寤而起日食粥一壺首如飛蓬臥靈牀頭三年不脫衰
五年不知肉味曰吾不能效男子廬墓姑以此告哀耳
營葬贈公橐垂若洗諸索責者沓至家人憤言婺救死
不贍操我無已感乎節孝不可良人生平不侵然諾吾
實負責使良人負不韙名所不忍也盡以其遺產償之
會歲戊巳大饑日勤機杼纂組市梁粟舂揉精鑿以食
舅姑而身不厭糠覈姑死送終之事典衣以充易而當
禮舅病經年百方醫療數焚香祝天曰羸者婺也兒齒
長矣請早就死以代舅忽聞仆小選甫蘇若有拯之者
舅病尋差其後深夜暴下而僵節孝心動趨而往視之

則石觸首形靜如死狀亟掖之葦坐奉藥與食乃已又
嘗夜爲卽且傷手顛眩不能言節孝復心動趨而往視
之爲吮其血脫然愈舅不滿百者纔五年每語人獨子
早死天幸以吾兒婦爲吾子必有以爲吾兩人報吾婦
者意在吾孫乎而節孝鞠毛伯拊畜長育顧復出入腹
之備極辛楚毛伯少卽穎秀善屬文爲擇賢師友雖百
里而遠執贄贈問必腆聞有嘉客滌器刑牲享以好饌
竟日夕而瓶不罄壘不恥君子比德于陶士行之母云
毛伯偕計吏重違節孝節孝不善也老婦有婦可無尸
養有孫可供色笑無所事兒兒寧須乳耶吾自少至老

足不出闕今送兒於外以明有事四方之義從是徼一命委身公家無以老婦爲念毛伯長跽而請大人復何言曰吾無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而已矣其年病聞毛伯舉進士呼其婦與孫前老婦下報舅姑若良人庶幾無憾遂卒毛伯以母節孝聞于朝其鄉數百千人上書當路白狀宗伯議旌門報可毛伯名兆麟今爲行人服膺母訓有終身之慕焉舊史氏曰詩錄共姜春秋紀叔姬然皆無子劉向列女傳有殉夫者有訓子者又不必於尊章備養生送死之禮以余觀丘節孝蓋古人所無何論叔季哉

姚孀節家傳

姚孀節者吳郡丞文公元發之女太學姚公轍之偶孝廉希孟之母也爲女時受三禮小學內則諸書通解意指年十五來歸公有適母殷因母施在事兩姑得其驩從公游南雍生孝廉還里孀節病疴公病痢而公不起孀節年二十有二力疾枕尸而哭面如灰土兩姑恐掖之起投以藥甫蘇孝廉方十月呱呱泣也涕下與乳俱哺之被以斬衰寢之苦塊如成人居喪然弔賓見者爲落淚亡何伯氏困征徭而指孤兒是不當出口賦耶兩孤與孀節日夜泣忽伍伯入門縛兩奴去家人奔送計

無所出。孀節倚靈床哭，而以孝廉授姑。姑懷之哭而過市，市人亦哭。會袁安節公來，弔聞其事，爲白邑令，乃解安節蓋。孝廉王父弟子也。比姑抱孝廉歸，而孀節哭滋甚。姑老矣，爲人婦不能服勞，使姑蒲伏公庭。是日也，爲兒始生之日，不能具晬盤，試弄以奉王母。驩未亡人，何所施顏面哉！里婦過相慰藉，又無不涕沾襟也。姑殷後公卒，獨姑施在二十餘年。姑婦相依爲命，姑疾迴風穢不可近，手拂拭濯滌，略無幾微嫌。孝廉爲父卜厝，則屬之曰：若庶祖妣若伯父若從嫂，未可暴骨先窆之。王父武陟君之次，而後襄若父事，以安父心。會姑施卒，母子

拮据治葬，椎布之外無一不付子錢家。孝廉三歲疾瀕死，抱持日夜不交睫者踰旬，已病嗽強納乳，嗽甚齒相擊，血乳淋漓，蓐次噢咻不絕聲。六歲從塾師歸，必摘句字考驗之，爲文視師所評校，佳則賜以楮墨費，不則疾首感額，對案不食。旣補弟子員，受餼學宮，登賢書，每衣敝衣，歸好言相勞苦，而襟裾時有淚痕。娶婦有子矣，婦暴死，又代爲之母。孝廉著聲稅苑，名流勝引，過從無虛日。篝燈刺繡，佐內外費，目力漸耗，而執勞不衰。初郡丞聞婚喪，貽書女，浙有某氏十八而寡，教子成進士，旨旌其門，又誨以持身處家敦睦孝謹十數事，孀節佩服無

忘然而中道若性矣。郡丞解組歸，粗賴以有田宅，知其女善料事，往往咨詢焉。舅氏孝廉文起亦如是。蓋列女傳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具美者哉。舊史氏曰：高皇帝朝，姚氏有黃節婦者，稱未亡人。二十八年，璽書旌之。宋學士蘇太史爲之銘頌，聲施到今。文孀節三十二年，其覲閔倍于黃。今郡邑士民臺司、宗伯同聲賢之，詔旌如令，于黃有光矣。古以婦道嗣徽音爲盛美，彼所處富貴樂佚易耳，孰與孤寡艱危立節之難乎？余讀孝廉孀節紀略，與發願文，淒楚不勝情，是以傳之，稱孀節者，夫死從子，亦名從主人也。

程烈婦傳

程烈婦者，稠墅汪德清之女，江山源程邦亮之婦也。烈婦寤生，其母不欲舉，其父獨異而舉之。姓甚慧，善識人意，父授以列女傳諸書，多所通解。北山有方氏女者，字汪道耆，待年而道耆卒，方死之。汪司馬伯玉爲之文，父以視烈婦，烈婦嘆曰：爲人婦當如是矣。從母學刺繡工，具有核旨，父喜，語其母：向非我，安得此賢女哉？笄而歸。邦亮，邦亮父爲怨家，速于訟，周旋經營，家屢空。烈婦以身首之飾供橐，餽焉事定，而翁姑疾。烈婦相邦亮視醫藥，而朝暮侍姑，瞻察聲色，扶掖臥起，三年如一日。翁姑

沒附於身者竭誠盡信。橐洗矣。烈婦衣須捷而并日飯。一溢米。邦亮曰：吾兩人福薄貧所甘受，如吾弟何有友在宛陵，以弟託行賈而因糊口供吾舉子業可乎？烈婦從之。宛陵會弟病不起，悉資斧以斂，則跳之維揚而留。烈婦宛陵與一女奴處小樓上，日不飽一鬴，維揚諸生讀邦亮文而亟稱之，與締社試于都運爲第三人。比試學使者不收，邑邑失志，遂病。烈婦聞泣不聊生，鄰嫗諷之，卽卽君不諱，若宜爲後事計，而顧先投溝壑耶？烈婦顫天大號，願代夫死，忽有若鬼物嘯其側者，而邦亮返無生命矣。烈婦驚懼，刲股爲糜進之，稍蘇。語邦亮妾聞。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族。盍圖歸乎？則輦邦亮以行。烈婦卽以是日不食，携一罍治藥，一壚治湯粥，相邦亮食飲之，或不下，咽淚如綆，糜居停主人見者爲之落淚。旣抵舍，其母來視，烈婦與母訣曰：兒死生惟程氏人，旦莫從程生地下，敢請不孝之罪。母曰：吾寡幸有子在，與我相依，沒身從母從夫兩得也。對曰：母惟有子，故當從子。兒無子復何從焉？宗親強之食，輒設六日而邦亮卒。烈婦泣不成聲，竭履視斂，仆於棺左。旣覺，則移右枕，由而寢。又二日沐浴正襟，紉帶漱水者三，遂卒。年二十有某，閭里爭傳，號爲烈婦。郡邑諸生鄉父老子弟數百千人上。

其事無先容者未及旌其弟時行不忍女兄沒沒也屬
余傳之以存公論云爾舊史氏曰妻爲夫死世恒有之
異哉程烈婦有不徒死者宛陵僑居至窮感矣任其夫
游學不牽私愛已知夫之不可爲也療之以股冀萬有
一死之生卒復其所蓋古大聖賢所遭勞筋骨餓體膚
苦心志空乏其身不日不月不一而足俾弱女子曾不
因困厄瞽亂義理較然明備是以難也有婦如此補益
風教非細而俗吏若罔聞知何哉雖然詩錄共姜春秋
書紀叔姬民到于今稱之吾深有望于立言者焉

楊母盛孺人家傳

盛孺人者左方伯儀女孫周府奉祠學同女也母殷生
四女伯適海陵都御史凌儒仲適同邑文學錢應芳叔
適崇川大司馬陳大科季卽孺人三歲喪母痛哭如不
欲生見者亦爲之泣其兄育之七歲事父啓居以時授
衣上食父有不豫色與其姊務爲歡端以解有疾雖一
茗必嘗而後進刺繡纂組極工鬻之以供親養而餘乃
自給無何兄卒哀之如母又一年父卒而日夜啼不絕
聲鄉所不得將母者庶幾將父今亡矣將何所怙恃乎
復哭仆地而諸姊已歸獨處一室非歲時從其兄祭先
足不踰閩除服且踰朞而兵馬指揮楊公失其偶聞孺

唐
人孝謹具六禮以繼其室公父已卒獨姑在率以昧旦
盥漱櫛縱筭總從公問姑夜臥安否退而治中饋事秬
桑麻後圃而與女奴采之懿筐曲薄繰盆紡車小物無
所不勤身布衣藿食不厭而佐公賓祭必豐卽出不意
能倅辦不須孰五斗米頃所舉子至言聖言女九貞婉
言順言而元配舉伯子某言與伯女長矣爲伯子委禽
史氏爲長女相攸顧氏奩具一一經其手有不足以簪
珥助之公嘆曰孰有後婦後母如卿者吾苟無媵侍以
美報也公疾持齋夜望斗拜而禱召名醫十許人治之
無效立侍榻前閱四月不稅衣公度不斟語曰吾母老

不忍見壤子死此最不瞑目事二男四女婚嫁財畢其
二今盡以累卿大兒從國子先生遊二稚子當課之學
孺人諾而亟拭淚恐爲公憂公卒哭之淚爲血將以身
殉戚屬咸曰而忘公治命耶徒死耳寤而起飲水飯蔬
食葬祭之禮酌古制今俗而用其中儒者稱善爲公寫
照四四時異冠服奉之靜室以日三薦常食以時薦新
以歲節大饗行之二十年如一日而爲公母養生送死
志物畢竭卽起公九原無纖芥之憾二子質明入塾暮
歸課其勤惰陳公遺書于案俾之誦身操刀尺篝燈相
對夜分甫已脫小倦指公像而詬之曰未亡人忍須臾

死以受先公託不敢負而孺子自棄耶言已大泣二子亦泣爭自奮學成爲諸生以見母則又語之曰此家戶所常有母自滿也兩子連姻貴族遠者數百里廣陵戚黨數十百人慶弔問遺一如公時羸老孤孺瞻卹有常事佛奉道尤爲虔慎鄉三老兩校之士按制三十而寡至五十以上旌是嫠也爲女孝爲婦貞爲母慈內外無間言白諸臺疏于朝而孺人屬兩子辭未亡人不早從夫子蓐蟻孺子未有樹也思之不欲生柰何以名爲高守令聞之曰此其自爲德也如制何爲采劉向傳目題其門曰貞順舊史氏曰聞之于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唐

又曰膏梁之性難正也此在男子猶然況于女婦盛孺人所生所歸家皆富貴慕終於親詳順於姑聽婉于夫教行於子子不必已出母之若一豈非少成若性者哉詩云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天胙楊氏人直善因矣

梁孺人家傳

梁孺人者咸寧逸齋劉公江之配霍州守禮之母鹿邑令必達之王母也劉長安右族世以閨範著聞逸齋公王姑爲秦安王妃而父爲散官家饒給擇子婦而得孺人孺人家亦長安右族父相攸以歸逸齋公年甫笄則尊章方嘒嘒爲政不欲令子婦居佚遂主中饋婉變少

女與女廝同操作井曰錡釜鮮薨烹飪機杼纂組織衽
澣濯事無一不當尊章指逸齋公卒孺人年財踰三十
而有三子伯曰禧仲曰祺叔卽霍州在髫鬣乳哺中擗
而泣非是三孤藐焉疇依未亡人何惜一死從地下爲
兼綜門内外事然足未嘗踰閫數十年秦王聞而賢之
此何減古女師歲時存問崇篤非諸外戚所望隆慶初
年八十矣其作勞守禮如一日督學使曾公修

世宗實錄以列貞節傳而檄有司顏其門曰節壽霍州
長而才時時詔之若父無祿蚤世不以家爲念獨屬意
若輩若輩母好濫淫志母燕女溺志母敖辟喬志母趨

數煩志庶幾自立使未亡人有辭言輒涕零霍州感奮
登賢書而孺人復慟逸齋公之不及見也霍州令崇寧
知嘉定及霍州每使迎母則泣而謂之若父不食三釜
未亡人何忍獨享其利若第以清白守官以慈惠字民
使人謂若父有佳兒貽之令名是勝於祿萬鐘饗五鼎
矣霍州奉其言所至有宦績以孺人老謝歸養生送死
無憾人謂非此母不生此子也霍州兄早卒伯氏有子
三人霍州有子四人叔子卽鹿邑令克肖其父孺人卒
年八十有三及見鹿邑爲諸生而以霍州思母生不得
旌與封爲憾乞舊史氏爲傳用成先志國史家乘取徵

馬論曰易晉之繇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其初六晉如
摧如六二晉如愁如皆言貞吉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抑
而如愁故福澤施及子孫子孫昭受之余觀梁孺人行
事有初二摧愁之象焉鹿邑不忘王母宜爲晉康侯矣

張母陳孺人家傳

陳孺人者故儒生張公應登繼室也七世祖大司馬節
愍公某曾大父參藩公某以清修名父羊海公某舉孺
人而家食貧孺人婉變季女佐母早作晏罷家人奇之
會張公喪元配胡孺人委禽以孺人歸舅姑方嗃嗃爲
政胡孺人遺兩女未離襁褓公讀書數十里外歲一再

歸孺人事舅姑治酒脯裳衣瞻察啓居夙宵匪懈咽哺
兩女唯所欲食無時又輟簪珥績布刺繡爲公薪水楮
墨費公得無內顧厲志於學而遭離厄會不售有司鞅
鞅侘傺病矣孺人迎醫禱神窮萬道卒不起將自縊以
殉姑覺而持之旣殮爵踊哭不絕聲夜憑棺立手拊頭
觸不內勺飲勢不欲獨生姑譬解曰兩老人哭子懼晷
漏之不保婦兩兒璘六歲瑋三歲兒所不亡在此一綫
婦死兩兒誰恃是重死吾兒不欲吾兩老人生也吾兒
卒而視不可舍者謂何婦寧忘之耶孺人泣受命兩兒
有樹當報地下人耳輿棺崩穿中左方欹孺人大慟擗

標顛仆氣竭兩女掖起投之湯久乃蘇自是蓬首垢面
妯娌中猝違不識何人猶拮据治生不休有諷宜自愛
者謝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事君婦事夫有二道乎
舅姑老善病姑病力夜跪庭中望北斗拜願以身代不
交睫不帖席者浹月姑有間當進食時問加餐否如小
減亦復不食而遣兩女辦裝率自十指出家財下田十
畝半質子錢家爲奩具兩子就外傳贄必成禮夜置坐
隅訊所業成誦則勞苦之不則淚潛潛交頤何以報地
下人刀尺聲與子書聲雞聲相接也瑋知屬文令入城
從師有舅姑在不得三遷兒無以遠我自佚臘盡甫令

還家新春數日後趣去揮涕而送之門瑋不忍別請小
留輒怒操筆逐之所授子大布衣再歲乃易敝甚者漱
澣紉綻以自服穀旣登春榆斂蹂精鑿者食舅姑次則
二子又次饁耕身屑糲稗爲餅下鹽少許充虛接氣而
已歲首及初度兒女爲壽走避帳中閉目淚如縷縻寒
食詣公墓哭泣之哀觀者辛楚子就試必禱神小蹶復
慰藉之遲速有命盡其在人瑋爲諸生見母告公主哭
如初喪內外宗賀者酸洩而去爲瑋娶婦操作勞勩羸
劣矣病稍侵姑臨候之頓首于枕曰不及終事姑奈何
子爲延醫不許自分死久矣以若輩忍而就此復何庸

生踰月卒卒一年舅姑淪喪以失賢婦傷心云孺人二十有七稱未亡人又二十年所矢歸報地下人者竟成其志又六年郡邑長吏博士弟子鄉三老以貞節聞于臺臺上宗伯覈之信旌宅如令丙瑋字席之舉賢書第一人所爲母不朽者遠矣舊史氏曰余所識吳名下士以壬子舉者三人宋幼清懋澄姚孟長希孟張席之瑋三人母皆節婦善教子宋母亦孝廉婦不患貧姚母貧尚無恙獨席之母蚤失所天集于荼蓼終身無信眉時谷風之恐育鞠也何有何無黽勉求之鴟鴞之鬻子閔也手口卒瘠羽譙尾脩詩人詠歌仲尼錄于國風爲萬

世訓張母備矣余讀其叙述遺行有足悲者焉

是以錄而傳之

鄭母周孺人傳

周孺人者太學周臨川公基之女太學鄭芳泉公某之配也年十七來歸十九稱未亡人所遺財一女哭而慟絕者數四舅古林公姑趙孺人憐而慰藉之少年何自苦孺人泣曰自委禽以來生死屬之鄭氏寧有二心引簪刺其喉不殊舅姑家衆救之稍甦而長謝膏沐飛蓬其首葬芳泉公穿其旁爲穴以白皎日之信每哭則受刺處輒作楚纍纍如贅疣焉古林公故雄于貲嘗仕江藩從事無何歸春秋高矣孺人極甘毳之奉雖中夜有

索必應蓋多方夙戒故咄嗟辦諸娣奴效之舅姑佚樂以天年終芳泉公文弱善病而刻厲于學病益劇孺人侍疾極苦不知有晝夜食寢旣沒每奠必號安得骨肉親爲祭主也八年叔郎光祿野洲公再舉子甫三日孺人取子之是爲封武部郎公邦煜孺人嚴正無嬉笑容野洲公事嫂如母歲時若慶事必再拜孺人答拜戶內不交一談其訓武部公亦如之內外宗人至老或不識其貌目不知書而喜人言孝義事諦聽不厭聞委巷嫖嫖語面赤掩耳野洲公以宦減產而好義樂施孺人割其橐贊成或曰過泰則指武部公示之以未亡人爲叔

也計則泰以兒爲所生父也計服勤致死就養無方阿堵何足惜哉人服其知大義云終身布衣蔬食封公以美好進却不御而率女奴蠶績雖栗烈炎暑不告勞歲貯米若干石飯僧曰昔者先君子有其舉之無敢廢也其子奉母訓不殺生雖以子貴再命爲郎不衣冠謁貴人所生女有女適于樊早孀不更事二夫其風範遠矣孺人年踰五十郡邑吏民官師上其節于朝詔旌門如制諸孫三人兩舉進士曾孫六人有弱冠舉于鄉者鄉人推本所自家有嚴君鄭母之謂也舊史氏曰世不少死殉夫者然于夫何益毛髮事周孺人代夫爲子孝也

代夫爲父爲王父慈也夫雖蚤世蒸嘗不衰詩書相傳
圭組相襲表厥宅里爲邑冠族於都哉非一節能盡矣

唐貞烈傳

唐貞烈者孝廉汪羽祥繼室也蓋槐塘大司馬襄敏公
之裔家範內則所從來遠矣羽祥初喪余孺人而難其
繼聞唐有女士使媒妁通言唐宗人稔知羽祥賢許之
來歸余遺兩子懋學懋其貞烈撫之恩情篤密聞者以
爲翟方進羊祜之母也居恒視瞻不回暑不袒楊褻衣
裳不見裏嘿然終日不言而於中饋及諸大禮節文終
遂焉羽祥嘗就之策事謂爲巾幗男子數諷羽祥妾聞

從井救人非仁也乞諸其隣而與非直也君家本窮空
而務施不已泣而益河之少無乃過與羽祥善其言而
終不忍一日不施則不樂資用日乏所居先人第質子
錢家卒莫能返邑邑不得志卒貞烈心傷之號哭不飲
不食從樓上自投於地折脅斷脛且死子婦昇之入室
使醫奉藥叱曰吾不卽從逝者何面目立於天下寧向
醫求活耶語二子若父實齋志以沒吾死視而不含其
致吾宗親若而父師若同榜兄弟與俱來願一言而死
會大雨雪寒甚道無行人越二日霽度諸公且至索米
飲不盡一勺旣至令二子肅而入頭搶地交手哭曰先

君子幸以明經舉未受半通之綸五兩之銅三釜之祿
不得終其天年未亡人死有餘戮孱然二孤覆巢之下
恐無完卵孚而翼之惟是二三長者是賴先君子無爲
餒鬼死且不朽唯諸長者諾許未亡人且前報先君子
涕泗哽咽見者無不掩泣已語二子無忘先君子善自
樹也語二婦儉以惜福和以召祥勉之哉二子泣而諾
請終身不析箸曰否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合而分不若
分而合語婿諺曰婿半子母以存亡易心善視吾子吾
女其母執其手泣曰兒不爲阿母地耶兒死我且從之
泣而謝曰兒結縵而辭母死生係之汪氏非母有也指
其筭可百金而畀二子歲收息十二以半乞吾母養之
終身徧謝內外宗婦戒侍女衣衾悉以布皆泣下莫能
仰視有以勺水進者麾之吾計決矣無相苦令我抉目
勢面爲厲耳衆不敢復言詰旦起而盥櫛易衣而坐曰
苦淡須少鹽水啜之就枕而逝老人言鹽性下以飲餓
者則氣墜而絕故云然時年某十有某距羽祥死後財
某日遠近少長無論識不識轉相告語來臨其喪汪之
長老邑博士弟子員縣令郡守上其事諸臺請表章如
令新安宦京朝者爲位而祭爲文誄之皆以貞烈爲目
焉舊史氏曰唐貞烈之以死殉夫也蓋萬衆屬耳目焉

而有藉之以爲辭者遂不得早受旌夫其志操且揭日月而行天何有于身後名然而鬚眉男子生不如死矣

霍節婦傳

霍節婦者井陘三老楊永春中女也其先爲太尉震裔自弘農徙井陘節婦生而幽閑貞靜笑不至矧足不窺外戶母教以曹大家女誠諷誦不忘至天不可逃夫不可離穆然有深省焉父奇之踰笄不輕字是時里人吏隱公霍朝用喪其婦郤白於父東園公母郝令人謀所以繼室者媒妁皆言楊三老中女賢三老故稔知霍氏積善之家也遂以節婦歸年十有八矣戴星而起盥漱

洒掃從夫問舅姑安否已操井臼治飲食必愉色柔聲以進之而事吏隱公則莊燕媒之私不介容儀前婦有子嶽唯所欲食無時夏葛冬裘浣垢補弊嶽朝暮依依膝下忘所自出也越五年生子岱明年生子崑而吏隱公卒節婦年甫二十有四擗踊呼號三日不飲勺水濱死者至再而蘇數引刀自裁姑及姊妯奪之與共臥起無間可乘會其父來臨婿喪泣而語之曰兒以死殉夫甚善顧舅姑老兩子須乳哺脫以無母不育兒見婿地下其何辭之有往所讀女誠婦賢固不必死必有以死可也節婦大寤泣而謝曰謹受父命則又泣而告吏隱

公未亡人不惜一死不欲死二孤以爲君子憂生不踐
二庭死則同穴負者有如綿水已焚香告其家所奉大
士而誓曰請率神之教不茹葷不衣采終其身吏隱公
葬而節婦哀可知也然自祖至虞一秉於禮歸而取片
石寸鐵內大士龕中以示內外宗婦鐵石雖堅不如我
心所以志也楊氏之老聞之喜曰家有共姜爲門楣光
岱旣長受室於張則以所市織紵刺繡之羸授之爲母
而收其子泣而語之曰兒王父王母篤老安所得甘毳
爲養亦知學者祿在其中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不若賈
之捷也岱之賈寢饒所以奉東園公部令人者益腆沒
則綏舍棺槨皆盡物而封樹吏隱公若上世墓道鬱葱
恒有佳氣陘人曰閨中有一楊陘山松栢爲之芳久之
舉孫美資輩凡五人美資爲諸生高等受廩食而孫復
有子長者爲今中丞鵬節婦摩挲其頂是相貌不作率
爾人鵬善病節婦調護之劬勞蓋稱縻五十餘年其卒
也年七十有七鵬爲諸生矣岱與美資以鵬貴贈陝西
左布政使美資復贈中丞而未有以節婦事聞於朝者
不及旌博士謝邦泰輩親致奠邑令荀文奎鍾遐齡督
學使楊宏科櫛表其門載之井陘志中舊史氏曰孔子
有言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故

丈夫不徒死爲難矧於婦人霍節婦閔鬻二孤以逮曾孫又於童稚中識其最賢者孚字有加焉至今光昭先德方內指數井陘霍氏門望繫誰之力乎節婦死生所係之重如此直指顏其廬曰植節撫孤微言大義竊取之孔子矣

范節孝傳

范節孝者故紹興守南公大吉之繼室也公元配張宜人繼馮宜人皆蚤沒其娶節孝時業爲戶部郎矣節孝蓋都人父錦故義勇衛指揮僉事累遷掌三千營日侍乘輿出入都人故不習四方事婦女窳惰滋甚而節孝

年十九來歸有姑焦宜人者奇嚴難事張宜人兩女甫笄馮宜人男未離襁褓也公之弟副憲公逢吉夫婦及其子吏部公軒偕在邸中家人私謂冢婦少易之節孝事姑以勤儉而撫諸子女以慈交歡介婦怡怡如也於是紹興公得陳力就列無內顧而節孝益務行其德爲公衣食其寡女弟一人女之夫一人婚嫁其女弟一人兄弟之女一人女之女一人兄弟之子之婦一人女之子之婦二人比公卒節孝年三十七將以死殉王氏姑早夜瞻察唯謹水漿不入口者浹旬卒不死顧其長子轅十四歲仲子軫八歲季子輶七歲弱不能持門戶泣

而告紹興公之靈曰天其以未亡人爲是藐諸孤臥護耶則未亡人敢不盡力而會憲副公遣吏部歸治公喪闔以內節孝任之闔以外吏部任之喪葬一準禮經已於事而竣則遣三子從吏部學諸家政吏部經營之而節孝受成焉其督課三子不以少孤姑息每闔門而與吏部言未嘗不孳孳務學之爲急也吏部第進士讀中秘書而三子俱邑博士弟子員聲稱藉甚屬地大震關以西死者填谿谷節孝之長子季子與焉再踰年叔子以憂悸卒卒而後舉孫企仲一門四鰥抱哺孳孫近淚無乾土節孝愈自慟老婦少而有三子不忍徒死以貽

先公憂今老而僂得孤孫先公之緒所不絕纔如綫老婦寧有死所耶呼企仲之母而矢之曰養而孤者而爲政教而孤者我爲政所不同心有如此口而企仲蚤慧節孝爲延名師教之所以節宣其燥濕顧復其出入者甚至時時舉紹興公兄弟若古人德行文章政事負劍辟暉而詔之卽冠以迨受室不小輟也凡二十四年而企仲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以節孝故請歸養歸養者踰年節孝卒節孝稱未亡人四十年爲紹興撫孤子已成而驟失之更爲立孫渭南人呼之爲節孝云李生曰始余視關西學政節孝故無恙與企仲之母武婦姑笄

癸若兩髦相爲特也而節孝以喪夫年踰三十武年未
五十不得聞於朝意甚恨之按禮婦人無謚謚則從夫
然而烈女傳所載義母義姑姊母師女宗高行行義桓
嫠之屬似謚而實非君子不以爲譽禮緣義起取稱情
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南氏之後繩其祖武孝莫大焉
善哉里人之言之也夫節而能成其孝者吾見亦罕矣
余故從其稱爲節孝傳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浙江桐鄉人也年二十嫁爲里中馮倫婦又
九年而倫卒有子二孜甫三歲敏尚在腹中時節婦年

二十九耳會倫父莊復亡節婦哭其夫又哭其舅晝夜
不絕聲蓋欲死者數矣已乃強起復食飲念二子無所
歸也倫嘗爲里正有所逋貸倫卒公私收責者日益衆
或持贖券給其償節婦性聰悟解算術能歷歷記往事
手輕重應之人無敢欺者所事米鹽魚蔬絲縷出入悉
綜紀有條馮氏家以此得不衰孜且長令就外傳受書
節婦日操作供具以爲常至粥所佩簪珥佐緩急少懈
輒譙讓之曰豈不能借地下人哉爲馮氏無後故忍而
就此若今無能明一經自見于世人謂馮氏子不如無
也其何以見先人乎乃益捐鉛華謝縠綺闔戶垂幌課

二子日夜讀不少休已而致果舉于鄉又三年登進士而節婦亦年五十九矣

今上踐祚詔旌天下婦女貞烈者以風閭閻有司以節婦事聞

上命禮官表其間而致同年友京山李某爲之傳論曰余觀節婦事蓋未嘗不竦然異之也夫程嬰公孫杵比肩而事趙朔下宮之難杵死之嬰獨抱孤兒匿山中然君子卒不以此少嬰而謂知爲趙孤計也嬰在杵可以死矣向使無嬰或偕杵死則趙孤絕卽死奚貴焉臣之事君與婦之事夫一也方倫死時節婦斬然在衰經之

中內無期功之親外無蟬蟻子之援以是藐諸孤當患侮交叢之際勢誠危甚乃能獨明大義拮据以生三十年不爽其素使倫卒有子節婦顧愛一死哉其所爲報倫者誠不欲以一死遂已也夫慷慨激烈度其勢終無以自存然後舉身而殉之者非難也惟夫歷患難險阻出萬死一生以成所必不可成之功斯則有道之士猶或難之假令節婦不勝一朝之憤自盡于溝瀆其事誠奇然馮氏安有今日訓子數語庶幾知道者乎夫節婦者筭黛之流足不踰閨戶非有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者也而所執持有古烈士義夫所不逮難矣余謂節

唐
婦立孤期足以報倫無憾止耳豈意享榮名不朽若此
上之人要在風世非直爲母子計也

節孝吳王傳

吳姬王節孝者新安衛萬戶同祖女也爲吳楠婦楠父
淮以明經爲州判官淮弟某以進士爲侍御史淮三子
楠最少楠博士弟子美姿儀年十八被酒溺死家衆號
泣奔赴姬面如土淚如縷縻而不啼踊家人怪之後五
月舉子衆始知其所重在娠也當是時家產落而姑有
疾偃蹇蓐次諸侍者寢怠節孝獨不去左右俟其寢熟
則織紵纂組市甘旨以養姑非有大故足不出閫外姑

患癰蛆啜食之痒不可耐穢不可近姬親吮治爲常無
憾而後卽安姬母嚴操諸子婦小拂意輒大詬與杖莫
有解者諸子婦迎姬來母見則改容而姬更長跪諫曰
兒有弱息不忍折蓑箠之今諸兄弟與婦長蒲伏受笞
重貽母怒氣逆填胃無乃非所以自愛乎母爲小減諸
兄弟夫婦人人德姬矣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抱子而
朝夫之主涕覆面沾襟卒不敢高哭聲以傷姑心姑卒
葬如禮其子名某某今傳數輩凡若干人姬以某歲稱
未亡人卒年五十有九曾孫守言精長桑之術能爲詩
念姬節當上宗伯以旌而事久遠無述者然郡守何公

嘗表其門郡邑志皆載之矣舊史氏曰吳之先有起者卒病疽而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死今又吮其子不知其死所矣起忍人也與母嚙背而別死終不歸至殺妻以求將彼不忍于卒卽其忍於母妻者耳吳嫗之爲姑吮疽異是惻怛發于中心非惡其聲而然也諸子婦不堪姑惡微嫗姑終以疽不良死諸子婦亦安用生爲是所全者不旣多乎字夫遺肉于腹而子孫蕃碩保世滋大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天之報人豈不推見至隱哉

蔡貞婦傳

寧羌蔡貞婦者繁峙令張某之女而諸生蔡廷聘之婦也繁峙稱家人嚴君而其偶柳孺人復有內則故貞婦少卽莊靚無輕顰笑年十七歸于蔡蔡父子兄弟率以筆耕家無贏餘貞婦從事杵臼機杼間出入相掩必時藏餘內供養祭外供賓客無所不備禮姑張繼也而難爲下貞婦左右就養柔聲愉色張爲霽威嚴舉一子思順財三年一女財數月而廷聘卒貞婦慟垂絕者數四旣斂撫而哭未亡人不難以身殉君姑在誰爲之子子若女在誰爲之父妾不忍死而使君目不瞑是重死君也鹽酪絕于口溫暖絕于體朝夕侍姑寢膳彌虔上食

于夫几筵必盡哀非是舉也足不踰閭非骨肉至戚莫見其面或乃閉戶而與之言諸惡少以橫逆加第手執其子泣告夫之靈謹謝之而已久之姑卒貞婦所以殮葬一如夫而思順長受室于臨城張令之女孫其女亦為諸生李化龍婦貞婦衰白矣乃稍出郭門視耕善澆之畝數盆一歲再獲思順就外塾與為博士弟子員禮有束脩有執雉貞婦必豐腆無使人謂我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交也而又時督課之吾能使而父有子差不愧為母使而父無聞於世兒不愧人子哉思順奉其言績文敦行數為督學使者所獎拔超貢太學而以

唐

念母亟歸貞婦雖有子婦其執勞盡瘁不改其初無何婦卒貞婦傷之甚以是善病遂卒卒年六十有四其未卒也部使者以貞婦聞于朝請旌其門詔可思順

以母之愛其婦也不更娶今為德安府判治行高等列在薦書按令甲貞婦當贈安人舊史氏曰始余督學秦中按士則思順為冠又聞其善事孀母旌之有加等是時貞婦年未艾例不得請表乃今貞婦以完節考終思順為義夫為賢有司不負母矣不負余矣余讀寧羗志簡確有體裁其傳貞婦思順母在焉故目曰蔡貞婦云

尹高行傳

尹孝廉長吉母曾孺人者其先世家江西廬陵爲子與氏流裔國初靖難時御史鳳韶子禎死之嘉靖中孔才漢并著風節孺人大王父富以高年賜爵一級游楚家漢沔間爲高貲賈人子淳息之益饒好客客日滿坐千二嚮義所散金錢以周困窶若贈遺交游結納豪賢長者甚衆伯子娶于李李亦吉州名家女是生孺人年十有八歸孝廉父某公蓋孝廉之上世亦從豫章徙簪組沓襲者十數世世爲婚姻而某公在弱年有大志善舞劍橫槩一旦罷去受五經諸史旁及陰符韜鈴星緯奇門遁甲素問諸書遂暢其指而施用之從兄中丞公與

共學十年嘆曰此濟世才也每白眼俗子酒酣耳熱嘯傲旁若無人俗子憎之浮以太白醉歸輒咯血復爲方藥所誤病轉劇其年二十有四孺人少三歲孝廉四歲有女弟在襁褓中執孺人手而慨然曰吾不畏死獨二人莫齒喪其愛子不孝莫大焉若能爲兒父兒能爲二人子吾復何恨孺人飲泣而不諾將以身殉引決者數矣尊章慙曰兒不死以子子不死以婦婦死而兒之子從之兒乃真死矣婦豈謂藐孤有吾兩老人耶吾覓之壯焉而死老人寧可久乎而中丞公與宗人故侍御公並舉于鄉歸哭某公則益述尊章指曉譬孺人孺人大

悟請得緩須臾死見孺子之立也以下報死者然而不食以挾辰計不浣櫛以累年計孝廉王父雲隱公家富盛其讀書如孝廉父其好客如孺人王父孺人姑日夕治具堂上燒燭如晝投壺敲碁絲竹之聲相錯而孺人幽居小樓鍵其門從料戾中綆汲麥飯芋羹而食之家
人莫得聞聲其內外宗君子曰惡有言人婦之賢若此者乎怨家不悅也甚繩孺人美以誘富翁使重賂孺人父強委禽焉父餽餌而許之吾爲子口吾女一日升樓勞苦孺人孺人方烹茗以進語有頃微及前事孺人勃然變乎色舉甌提之不中於是噉然而哭拾墮甌毀面

割耳血殷裳仆地父躊躇而走家人大驚呼老嫗扶掖橋引案抗之久之而蘇則召其兄弟來涕泣而告之使謝其父曰鄉者幾敗大人面死罪死罪未亡人不自爲面計那能爲大人面作計夫臣事君妻事夫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良人言在耳大人所共聞也有履非尹氏地食非尹氏粟者昧雉彼視父心慚積歲所不忍見其女而尊章相繼切孝廉年十二怨家弱其無可恃也中之獄孺人曰是利吾有耳田廬何足惜三尺之孤不可奪也旣盡斥其產不得免則使孝廉扶服二千餘里愬之中丞公中丞公方守常山也持孝廉下泣爲白

寃狀于郡邑吏獄甫解孝廉為諸生好作驚人語坐黜
 而又喪婦意不無動孺人恒慰安之此天所以玉女於
 成也已而孝廉復故物又六年遂舉於鄉前一歲得其
 王父棲白山房遺址艾殺蓬蒿藜藿而處之饘鬻差餬
 口孺人父黨夫黨生厭膏粱綺紈不幸早寡食貧二十
 年重以外侮操心慮患或時若狂易其字孝廉唯恐傷
 之出試有司朝莫存問使相屬即有霜露之恙顙天誦
 佛露禱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尹氏尚速有悔于予身孝
 廉舉之年夢薦紳貽之書朱文綠字云此曾節婦之報
 也比報至孺人哭告夫之靈慟如初喪家人莫能仰視
 故事二十以下夫亡從一者至五十旌其門督學使者
 熊公且以孺人上孺人不可奈何以君子之無祿為未
 亡人博名高孝廉不敢拂其意而止今年六十矣尚無
 恙里人尊其號曰高行蓋擬于魯梁寡云舊史氏曰昔
 者文王化行江漢周召二公分陝益漸摩之婦女以禮
 自守不汙強暴故其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孔子刪詩首風風首二南詎不重哉郢為
 肅皇豐鎬三朝道洽政治如尹孝廉母者雖詩所稱又
 何讓焉可以風矣

汪氏二節傳

汪氏二節婦者隱沖汪積祐婦孫與其子漳婦方也孫
爲楚武陵諸生大鴻女積祐從父賈武陵有信義慷慨
周人急難大鴻善之女長卜所歸其兆曰鴛鴦于飛戢
其左翼之子于歸光于遠域遂置積祐甥館舉子七人
積祐數以事還吳孫上奉舅下訓子內御臧獲外支賓
客禮文隆殺一一如夫矩式積祐聞父病走武陵及于
醫藥舍殮而以不勝哀病孫侍疾累月忘寢食顙于內
外神願以身代卒不起而諸孤孺孺靡恃也告於夫之
靈矢不踐二庭以教誨子女于時貲漸落而負責者累
百千積祐故所善胡孝廉曰若鬻子閔矣吾力能得之

邑長吏取所宜有以食七子非無故之獲也孫不可夫
子以好義聞而未亡人因之爲利可乎呼兒示其券焚
之武陵人胥言曰孟嘗君號爲英豪待馮驩而後市義
是婦也大丈夫不如矣二十年謝絕膏沐爲疾用舒生
衆食寡而業中興郡大夫旌其閭曰貞節漳積祐仲子
也積祐與方珩同里爲璋聘其息女已而積祐客死楚
珩且渝盟女聞泣不食矢曰奪志則死父敬憚之卒歸
于漳漳雖食貧方黽勉拮据無自暇逸漳刻厲于學體
故羸劣以勞滋毀無何卒方年二十有一棺斂竟引刀
自裁諸姒奪之早暮瞻察啓居計無所施則絕不內粒

米勺水諸奴說之百方涕泗哽咽而對曰夫者婦之天也天旣殞矣人復何爲越五日卒蓋與姑卒同歲邑大夫旌其閭曰殉夫烈節云舊史氏曰余聞之李相州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于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方氏不以父命倍盟甘受貧窶而無二心復以死殉之烈矣哉乃其姑所經榮悴得失非一狀而率夫刑于終身不越又能以不收責成其仁貽之令名此非見義必爲者乎要之易地則

皆然仁義之道萃于一門相州而在傳之必矣

黃節婦傳

黃節婦者故令陳璋女也父早世其叔父孝廉壁女之壁復卒叔母張年未三十也而有子諸生弘化與節婦皆六歲叔母矢不踐二庭而特訓誨節婦人孰無死惟節義不朽吾不卽從先君地下則以先君受兒之屬未亡人受先君之屬不敢負也節婦亦泣下沾襟言動率由內則矣久之歸黃邦藩藩太父孝廉水椿與湛甘泉先生爲衿契而邦藩因著錄先生弟子籍其學宗孔子孟排釋老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若端拜而議祖父及

父卒奉養母最孝鄉人目之黃夫子節婦含章從事有相之道焉無何那藩病度不可諱語節婦吾子女二人女業有家兒天賜財離襁褓無若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也節婦飲泣對曰人目君爲夫子吾獨不能爲夫子婦耶君其無憂家甚貧日夕治女紅易薪米手指歎墮不解族老或過而哀憐之曰苦矣無中悔耶節婦正色而言未亡人六歲而孤此苦所貫見少成若性何悔之有三黨之戚孰伺其志行久遠愈厲交相贊也天賜長令治家人產而兄弘化死偶閭無子節婦謂子與兄同艱苦日久吾孀猶幸有若如閭者乃所謂窮民無告也

盍逆以來與吾相砥礪且以報父母恩兩孀相依爲命若兩髦然閭以天年終鄉人異之爲之語曰陳氏婦黃氏姑女弟不忘兄兄婦不忘夫節婦猶子泰階爲諸生其曹偶相與訊問節婦狀具得翔實皆嘆曰信哉不愧爲黃夫子婦矣以上博士博士上守令守令上諸臺旌其門曰苦節維風舊史氏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黃節婦母黨則有爲兄公立孤女者夫黨則有爲湛文簡師友者得所染矣其植節固宜陳有張黃有陳立孤同功而不聞張被旌如陳何也士伏巉巖而行誼不見表于世何可勝數矧閨中人乎

李節慈傳

李節慈者徐女也笄而爲文定太師貳室是時太師兩
尊人無恙元配徐夫人如夫人者楊與畢皆有子女子
女所出齒且有長于母者衆少母易與母上奉君舅君
姑下奉三夫人唯謹卽五日之御不以燕媵見舉三子
茂中茂和茂對則太師謝政母之子不及祿食而諸兄
通朝籍貴矣太師故清白無長物晚舉三子不能爲置
產法古人貽之以安遂以貽安名堂而以堂名其遺集
母亦怡然安之賤妾傲天之幸爲帝者師執箕帚而又
舉三雛鳩車竹馬之戲娛阿翁田間天之假溢我不旣

多乎柰何責阿堵物以汙名德識者避之年二十六而
太師病母齋漱澣以待出入或先或後而相之飲之漿
茗食之饘飽蔬果飴蜜芼羹必嘗以進席之鄉若趾必
請所欲浴沐醢洗洩遺必以身從事辛楚歷萬道三年
如一日焉而太師卒母哀不自勝且從死而宗老諸子
交言如三孤何夫好內女死之公父文伯之母所不欲
加諸其士也不爲先公地乎母乃止而時涕泣勅訓三
子黎明遣之塾師暮歸則陳太師遺書于案篝燈課讀
聽其誦聲高下爲勤惰之驗而訶其欠伸者數使人跡
其所之察其所交遊無比匪人閨門之內三尺童子不

踰閩諸監奴白事闖門與之言一束芻一簞食一縷絲無不綜理具有節文所連姻大家遠者五百里三黨之戚比屋臧獲數百千人慶弔往來終歲衣食繁縟霑浹而身蔬素自爲太師禱疾祝釐飯依慈氏迄于今不輟三子長學成爲諸生高等游成均母不色喜試不第母不色慍名位汝家所自有恒恐鬼神瞰高明之室惟忠與孝立人之道無忝所生而已茂和卒母哀之以叔兄之七子爲之後勤儉造家垂三十年躬畝稍斥而好施饑寒老疾有所丐貸未嘗忍弗予也邑三老博士弟子員按令丙木三十而從一至五十以上者旌其門白諸

臺疏請母屬兩子辭謝未亡人不獲事先君子九地之下思至憐不樂生而何敢以爲名高諸博士弟子員謂母守志誠難能教子義方以光於察父哲兄爲尤難此之謂節婦此之謂慈母通國之人稱曰慈節云邑令嶺南梁君顏其居之楣茹蘖和熊此兩者于味殊苦而母以執政家當之非深知其情實何以稱焉舊史氏曰儒者言成周王化本自二南二南所載多后妃夫人事小星江汜微者也與女君並傳得無謂其孚化之難耶化及若人而王道始祖洽耳文定爲相婦人女子知名其家乃有節慈婦順母儀大致歸然以齊家治國易矣

孫節行家傳

孫節行者武緣孫公鉦仲女吳公國明繼室蒲騷明府用章母也吳公喪父母又喪其元配郭聞節行賢而委禽來歸則家計窘矣節行日勤機杼纂組市米蔬而手炊調之饗飧不乏給歲時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脩其簋簋以奉舅姑之祭曰生不得與於養幸而備祭之內官敢不恪共事公視無還言無遠色無狎容無惰已舉用章三歲而公卒哭泣之哀四鄰不忍聞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其母劉諭之吾老無子若爲之子外孫弱無父若爲之父卽吾不足論若夫以是

吳氏絲髮飄忽屬若而蔑棄之乎且若奉吳祀有加禮無若則無若子無若子是若斬吳氏祀也起而謝母謹受教而持用章泣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吳氏不造至矣天其以是建諸孺子無負我操機杼纂組彌勤食恒先子而身日一溢米安知肉味用章就塾學歸坐諸其側御燈火至丙夜課讀時時涕潸然也用章爲諸生已食廩稍具脩脯以進節行嘆曰若家先在如臯多以經術登仕版今胡寥寥也若父雖布衣一話一言皆準儒行吾耳提面命已詳若服念無斃庶幾覩儒者之效詎以一青衿有滿假色春秋六十用章率婦子上壽郤而

不御傲福先君子兒有今日先君子何在而吾忍舉此
觴終其身無芳澤之飾無靡麗之服足不踰閩外莫聞
聲親黨治具相招及以板楔出遊者辭曰嫠也善病不
任趨走而實執勞不減少年婦抱哺諸孫瞻察疾苦與
乳媪同寢起疾力詔其子孫未亡人四十餘年得事先
君子地下以若等狀悉數於前先君子目且瞑爲令聞
嘉譽以聲之若曹勉之矣年七十有五稱節行者明府
之友二三通人所取名也國明名昺用章名俊民自樂
昌訓晉國子遷今官舊史氏曰余閱一統志粵西列郡
十二其人才擢賢科登相府與上國比隆獨女婦以節
稱者財四人豈其孁化之難耶然綠珠寶蒼梧梁氏女
以死狗石季倫迄于今井與渡猶以其名名之而志列
女不載何哉孫節行守死善道立孤成名視夫慷慨捐
生者勞苦功高矣是粵產也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曠千
世而一遇顧不偉與余爲立傳以備粵乘采焉

葉貞婦傳

葉貞婦李建者河源左丞李公燾女歸善太保司馬葉
公夢熊冢子世儀婦也五歲從父宦金華誦孝經女誠
列女傳諸書會其文義日閉閣垂簾卽家人罕所接見
兩公故相善遂締昏昏一月世儀病醫療無功手爲奏

顓天其詞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人生脩短數定臣敢妄有希圖竊念臣舅三子臣夫居
長兩叔郎財七齡三齡舅官秦塞虜患孔棘携一僕之
官悉以內事託臣姑母子有如臣夫不可諱則姑與兩
叔貌焉疇依臣舅父子恩深能無隱痛臣聞婦事夫臣
事君無有二心其道一也臣不欲臣舅以愛子之情分
報主之義臣夫貽父哭子之慟死不瞑目臣安忍獨生
諺有之妻妾猶衣服子女猶骨肉衣服破尚可縫骨肉
弃將誰贖臣請死以代臣夫則臣舅靡家之念益堅爲
國敵愾禦侮舅姑母子兄弟歡然生聚是以臣一身

六人之命以臣一死冷本朝得柱石重臣匡萬年之業
底萬衆之生也臣不勝號顓懇切之至世儀卒不起建
將以死殉翻然曰夫無血食也姑善病無養也舅在遠
無請命也地忍之舅乃立從孫紹履爲世儀後建食之
教之已爲聘名家女而破涕以承姑歡姑病良已則復
慨然吾今有死所矣乃爲書白舅姑曰媳薄德寡祚事
夫一月而夫弃去公姑以子視媳謂媳在猶子在媳是
以忍死公姑爲媳立子媳有子曰侍膝下夫地下寒魄
誰爲侶者媳未嘗一日忘夫何敢一日忘死公姑善教
孫以光我夫媳雖死猶生也謹寫素心公姑亮焉又爲

顯天其詞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人生脩短數定臣敢妄有希圖竊念臣舅三子臣夫居
長兩叔郎財七齡三齡舅官秦塞虜患孔棘携一僕之
官悉以內事託臣姑母子有如臣夫不可諱則姑與兩
叔貌焉疇依臣舅父子恩深能無隱痛臣聞婦事夫臣
事君無有二心其道一也臣不欲臣舅以愛子之情分
報主之義臣夫貽父哭子之慟死不瞑目臣安忍獨生
諺有之妻妾猶衣服子女猶骨肉衣服破尚可縫骨肉
弃將誰贖臣請死以代臣夫則臣舅靡家之念益堅爲
國敵愾禦侮舅姑母子兄弟歡然生聚是以臣一身易

六人之命以臣一死冷本朝得柱石重臣匡萬年之業
底萬衆之生也臣不勝號顙懇切之至世儀卒不起建
將以死殉翻然曰夫無血食也姑善病無養也舅在遠
無請命也地忍之舅乃立從孫紹履爲世儀後建食之
教之已爲聘名家女而破涕以承姑歡姑病良已則復
慨然吾今有死所矣乃爲書白舅姑曰媳薄德寡祚事
夫一月而夫弃去公姑以子視媳謂媳在猶子在媳是
以忍死公姑爲媳立子媳有子日侍膝下夫地下寒魄
誰爲侶者媳未嘗一日忘夫何敢一日忘死公姑善教
孫以光我夫媳雖死猶生也謹寫素心公姑亮焉又爲

書白其父母曰建受父母祖母命歸於葉門不逾月夫
沒自矢天日三載服闋卽捐軀從之蒙父手示爲家公
任事疆場汝未一日供養謂汝能效曾大母代夫爲子
則汝以節爲烈也建奉父訓旦夕姑側相面相愁相愁
相解姑喜兒能供子職立愛姪爲嗣聘至戚女爲媳兒
可以死矣曾祖姑貞節流芳百世家公勛在旂常賢姑
繼之相之天當祚嗣子不令爲死者羞語云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建敢竊附此爲吾父吾母吾祖母慰也又爲
書示紹履曰汝入繼深幸夫鬼不餒不謂中道大別汝
娘平日不善事婆故天天折之汝勿過慟惟勉強學問

遵守家法以期成立慰公婆心庶可掩蓋我瑕愆汝本
生父母盛德汝宜奉訓惟謹汝年非小古人此時作事
業者多二小叔汝事之如父切莫有爭田地細物能成
人何患無食祖公所遺俱讓與小叔不得無禮臨筆泣
血不盡欲言建質故癯侍夫疾廢櫛沐食寢若爲夫分
痛者夫卒不欲傷姑心避而涕泣以是病羸劣戒侍女
無爲姑言病棘姑來視之猶強起示無恙然已密爲衾
勅侍女氣絕卽覆之無以駭形增姑悲也旣卒祖母夢
其首裹幅巾不施髻其殮時如此母家夫家相距百五
里目所未見以夢質之良信母復夢建化爲鸚鵡登神

座語如生日吾不悔不恨又曰吾七日始見夫原始要終鬼神之情狀著矣舊史氏曰劉子玄云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才德兼美者也今之世乃有李建云然淑與夫秦嘉歲久不聞爲嘉後計若何以恒情度之爲建難於爲淑矣讀其表與書通天人之故明家國之義處父母舅姑兄弟叔姪間其理正大明備懇惻可爲人倫懿範故詳著於篇母令傳列女者若范蔚宗之取譏子玄也

貞烈徐程傳

貞烈徐程者徐孝廉文龍子諸生鐘泰之婦古塘里人

程憲時之中女也母范孕時夢丹鳳至其家因名之淑鳳其世父太學生新周取女之授以女訓于三從之義時時誦不忘年十七歸鐘泰鐘泰母汪以賢孝聞舉男女各二人無祿卽世鐘泰財六齡孝廉繼室以金王母與金共子之孝廉兄弟義不生分婦之歸也舅方北游京師鐘泰世父文虹爲具六禮旣入門事姑若姑之姊甚謹閨內不聞其聲事夫敬如賓不以媒容見處諸娣姒恭而婉御諸女奴靜而正鐘泰爲諸生婦不色喜勉之力學嘗爲其師胡部署喪事橐亡何有也脫簪珥佐之喪母甚哀念其父鰥存問相屬然未嘗一歸寧其遠

嫌明微如此孝廉舉于鄉歸而婦執筭棗栗段修以見則已舉子嘉士矣忽蝎譖起交構其間婦事姑彌虔姑愈憐愛之讒口渙然冰釋也新安信形家言至先世立墓卽寸木無得斬伐而羣從有侵墓者鐘泰先受病已世父兩子與母弟翰病鐘泰瘠已甚或謂需人乳婦斷子乳乳之鐘泰不可而翰與嘉士尋死鐘泰病不掛婦心憂之日夕飲泣籲天以身代比病彌留婦先一日輒不食旣沒勺水不入口姑與諸姊妹娣姒及其父母娣弟慰而食之皆不聽五日倚棺而周迴擗踊嗷咷不絕倦入室姑往視不能起泣而加手于額以謝七日姆強

灌杯水九日僵臥啼失聲泪如雨目若喪明矣十日聲漸微腹若車輪夜聞姑泣猶問上食否請勿過慟明日張目語若有婦持白玉蓮花盃盛冰與飲促之死者夜分起如見其夫呼之又明日衆婦來視張口云願吾翁若姑多壽多男子吾夫他日庶不爲餒鬼又祝其娣若年十八耳第稱未亡人善事尊章已問翁何日歸不能待柰何又明日勅棺衾母得與吾夫等吾相已結非地下人莫解也又曰卽瞑勿驚報怖吾姑語其媵若長宜配徐氏奴產子掃除吾夫婦墓也蓋後夫十五日而卒年二十有二是日天地晦冥遠近聞者異其事爭門而

入弔博士弟子員與郡邑吏上諸臺表章如令式舊史
氏曰古之餓夫首陽於陵衛貿貿者最著於陵辟兄離
母且不必死孟氏以爲大僂嗟也可去來也可食雖不
食而死曾子微之獨孤竹二子求仁得仁孔氏無間焉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太山夫得死所者鮮矣程淑鳳
之以餓死也眷眷夫之父母與其所爲夫後者可謂曰
仁貞烈云乎哉

貞烈劉元英傳

劉元英儀真人功曹應麒季女也字茂才李桂伯子繼
中繼中年十有八有雋才而善病所苦寢篤元英憂不

自聊其家養女周六未行而婿死元英私問父六女胡
不殉夫將更嫁耶父異其言悵然噤口無以應也日讀
列女傳中表兄李生來下意難問聽其辭說解故灑然
變色易容志念深矣家召談優及馬繡英節義事元英
竊聽之此女亦人子耳有爲者若是衆相與目笑之莫
測云何四月二十有五日繼中死元英反首擗骨爵踊
涕泗不已取其舊所受聘衣衣之佩佩之請往執喪父
母兄弟家人留不得行則白其母曰兒不天不獲以身
爲李氏子葍蟻自今以往幸無以周六望我脫有之兒
以死明心葬江魚腹中終不爲母有矣其母咄咄愚女

子何出此不祥語復收淚而謝母已拜其先靈與家所奉土神若曰不能久侍香火也拜其所手植花草若曰不能更培溉也衣存澣補者而以新製乞諸女婦有差若曰持作念也蓋水漿不入口七日無守氣矣媒妁自外來與父咕囁耳語元英覺呼女奴園中問狀涕下交頤有媿屬迹而至園慰藉之李氏子雖才不幸短命死矣其父貧儒生耳安足恃乎若翁相攸無若某家良夫未嫁猶女也何夫婦之有而自苦如此元英長嘆悶仆地忽蹶然起坐僞聽之而以金錢贈諸媒妁去父母謂且從已已示倦就寢家人不疑遂以五月十有一日投

繯而死距繼中死財十有四日翼日舅姑來視乃殮炎暑貌如生室覺有異香儀真人無男女長少遠近爭來觀駭愕者悲嘆者喜而誦說者相屬於道邑令率博士師生酌酒誄之目爲貞烈上其事諸臺以聞于朝擿表門閭如令丙舊史氏曰劉中壘列女傳仁知則有魯漆室女貞順則有召南申女申女以不備禮速訟不從然業許嫁于酆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不則夫家何所執以訟或貧卒不能具禮何適而可漆室女豈終身不字耶第一言之慧迄今不朽易云臣道也妻道也其揆一也豈以仕不仕歸不歸有二心哉劉元英以處子

明夫婦之義固非徒死求於古與丹陽羅靜會稽孟淑
爭烈矣此余所目覩故爲之傳備夫天祿校書者采焉

貞烈劉田傳

貞烈劉田者文學田堯女孝廉劉棟季子世則婦也田
自靈州守賓以來十世纓綬相屬而多賢女所適率富
貴壽考蕃子孫邑大姓締婚得田氏爲吉祥劉自方伯
侃以來侍御史孝廉數輩堯娶于郝父爲肅寧令承健
兄爲給事中敬婦其中女也田劉兩家世連姻棟堯又
最矜契故貞烈歸于季子季子溺志於學屬文剡琢太
苦語必不經人道以是善病病可半歲作輟無常常處

于外貌瘠而神自王每拊膺長吁如此人寧徒死而婦
心憂之避人涕泣禱于神請代舅姑以醫來診脉側聽
其言爲悲喜視藥食察聲色唯謹而寄語父母劉郎卽
不可諱大人寧望有生女父驚走問婿疾寬之婿且瘳
兒幸自愛旣彌留父見其裂布三尺以半納衷中不省
所用無何季子卒婦撫之哭極哀自是嗙嘵不成聲朝
夕奠輒仆地父母虞且以身殉使老嫗與少弟相啓居
七日給出戶衣故采衣而蒙以素衣將自繆嫗入見呼
小婢奔告姑解之而甦家有戒心母念老嫗不足任佐
以壯婦復自來與同寢處五日譬曉萬端婦默然意謂

中悔母歸而屬婢子以所服采衣寄母曰三年之喪安用此爲爲我製素衣母不復疑趣之歸寧再三不可故激之爾先有父母耶先有夫耶忘親實多舉以告姑妯古人從父從夫之訓謂何而陽對母使當歸慶履端耳復給其母兩人守兒者冗食姑不善也母見爲然召之還遣童子問歸日則艷然不悅曰何操我感也此生誓不歸矣題尺書付之大意恥踐二庭盟堅同穴云會父病不以聞遂不爲備臘之二十七日烏鳴所居室語待婢烏殆以我故而先是數管小婢奔告姑者甚楚曰謝汝救我乃麾侍婢出勅慎無譁婢以嚴見憚屏息俟顧

心動竊窺奔告姑姑至則瞑矣視所縊布卽所納衷中物也季子有遺金病時封識授其母旣卒姑以授婦婦夢季子索金已夢遺書須五七後而婦又問諸媵聞游鬼府者亦若人世有路程不知後月餘可相及未諸媵不能對至是其言乃信距季子四十五日俱十有九歲孝廉舉於鄉三十許年足不入城府簡靜冲穆月旦所宗婦卒而人稱爲家訓之徵世德之符也通國哀誄頌贊體備而辭甚都采其崖略著于篇舊史氏曰古今婦以死殉夫者不乏或牽愛昵或罹貧厄不則夫黨母黨有不相存且奪志者也季子婦無一焉而從容就義若

此關雎不狎處鴻鴈不再偶豈非天性然哉吾邑文運
士風寢不如昔乃知間氣鍾一女子非朝夕之故矣

陸節婦傳

陸節婦者崇德諸生陸某婦朱明府某女也從父之官
楚監利生就婚邸中十有八日而學使者臨校郡士生
趣裝還應試已爲諸生矣暴得疾卒朱公自監利入計
中道承訃將赴江流以殉父母兄嫂持之亦自念當憑
夫棺一哭耳而父更譬曉曰若翁僅舉若夫若宜代夫
爲子以終養其父母斯爲順於夫者婦諾歸而號咷泣
血聲若往而不反貌若苴臬終日食不一溢米而屏處

樓中自翁姑所視膳問寢外人莫見其面是時婦年財
十有九如此者十年而陸翁舉一子婦喟然發嘆翁有
子夫有弟安用我爲盡出其奩簪珥環珮之屬以奉翁
俾爲叔郎置生產而自祈死以報陸生地下故善病病
至是益方投之藥不受而謝翁姑幸自愛善撫叔郎以
瞑死者曰遂卒邑大夫上其事爲建節婦祠陸生有叔
父守潮州朱亦詩書之族其門風所化誨遠矣舊史氏
曰孔子小匹夫匹婦之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爲丈夫者於生死大故且難得尚于中行何況
婦人異哉陸節婦忍死十年之前以孝事翁姑于生而

捐生十年之後以節從夫于死生死兩無負將以稱于天下此孔孟之徒其誰曰不然

程吳節婦傳

程吳節婦者程儒士首善之婦吳內史坦如之女也內史豐於財而獨舉節婦愛之甚屬保姆授以孝經若論語孟子能舉其辭教以顏魯公書遂得筆意方十歲父病力割股肉以進而愈吳人稱孝女焉及笄來歸事舅姑昧爽而朝旨甘柔滑必致味俟餽而退夕亦如是事夫婉而肅笑不至矧諸姑伯姊後先下逮媵婢情禮適勻家饒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水陸之珍而藜糗之尚示

之多財而鹽諸利曾不留盼賓祭邊豆有踐殺核維旅程人稱賢婦焉夫游學于外溘然不祿哭而踊仆於地且死而忍以待柩之歸也迎之郊拊柩長號淚盡繼以血見者哀憐之矢以死殉而父解之婿之後未定也骨肉未歸于土非若死時也節婦唯唯首如飛蓬辟不見人八年而舅卒治棺歛如禮則又念姑之烝烝在疚也所爲奉養視昔加虔吳人程人稱孝婦焉十二年而夫有後諏日以塋而始喟然曰未亡人忍死以須今日不死何待卻水漿不入口叔郎至善得報馳還於是內外宗婦來視疾若慰籍者萬端不可奪志爲治凶事三日

而暝宗老里三老邑博士弟子員國子諸生薦紳學士
四方賓客高其行白之邑張明府旌其門曰真節天完
又以其不食而必死號之節烈云舊史氏曰婦事夫臣
事君道一也古有臣不食其言而就死者若晉荀息之
屬君子有遺議焉以爲無益于君徒死耳吳節婦欲死
其夫十二年不寘于懷必夫之不爲餒鬼不爲暴骨也
而後死之得死所矣仲尼小匹婦之諒詎不信哉余是
以采而爲之傳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唐宜人家傳

唐宜人者少司空沈公節甫之元配孝廉淙太史淮祠
部演之母也父玠亦孝廉母丘孺人九歲而母喪事繼
母黃如母司空父尚璽公聞其賢爲司空委禽焉十九
歲來歸則王姑溫姑閔具在溫嚴而閔慈宜人不以嚴
成疎不以慈成狎兩姑甚宜之後先沒尚璽公家政嚴
與王姑等宜人偕諸娣婦事之無違司空王父亦舉孝
廉未仕而歿尚璽公蚤患目眚弗竟其業而以司空三

命爲尚璽司空貌若山澤之癯又以爲人子者三賜不
及車馬斯可稱孝登第垂四十年凡三移疾居子舍尚
璽公不善也兒不負吾吾乃負吾父蓋謂孝廉以布衣
終云天下高司空望推轂益力司空尊父命起家爲奉
常廷尉佐司寇司空且滿考按令甲得封王父以故司
空謀歸尚璽公輒弗答而病且見端矣戒家人勿言宜
人欲成司空孝而重傷舅氏歡語默進退若無所措其
情良苦尚璽公方寢疾季子家相去十里宜人率以未
明往伏門屏間聽聲息每進食竊窺之少則憂過多則
又憂所喜食卽非時非其土產芻求以復進夕歸露禱

願減身年以益翁假寐展轉反側尋呼侍女起行矣霜
露沾衣鬼火燐燐向人往返不辭如此者八十日以爲
常是時年已六十有三而作勞過少婦憂心如灼食不
下咽瘠甚矣尚璽公卒不起宜人大哭天平翁之子所
不堅臥東山者謂何不緩翁歲月使其爵與翁共之又
何不令其子得請急歸奉一匕藥也發曾擊心爵踊殷
殷田田如壞牆然病深矣已司空還已司空遷尚璽柩
宜人力疾哭臨聲斯而涕枯病遂革矣里人謂之哭殺
奶奶司空爲人類所謂偃僂循牆饋粥餬口者初舉進
士分宜執政客從曳遊其門司空謹謝之而私以嘗宜

人夫客言亦趨時之道也宜人正色曰士重始進奔走私門而取貴顯祇自黜耳司空笑曰吾姑試卿卿真吾益友也三子俱以科名顯所爲訓戒彌至不欲其以善蓋人無論富貴貴爲宜人麥飯菜羹比里婦之賤者沒之日敝衣滿筥不可以斂呼子而指示之若見其父孝廉母丘孺人者生平不信二氏而取其不殺生敬鬼神祭器必親展滌而未嘗瀆祀款賓若賓騶從務精潔非手目所過殊歛然而不貴異物非其人子姓母內交有稱司空座主踵門來謁者三子肅衣冠出迎宜人沈吟曰安知非僞卒如所料其操行清約情識高亮于司空有相之道弘矣舊史氏曰周南歌太姒之德貴能勤富能儉孝不衰父母敬不弛師傅備矣禮言文王爲世子日三朝王季有不安節色憂行不能正履計太姒必同之詩缺不載何也司空貴不減西伯家世素封宜人勤儉孝敬儷德太姒余獨異其事尚璽公一端蓋處父子夫婦之間良難爲心有不可訟言者史傳列女不可勝數至若宜人身爲孝婦佐夫用孝子成名天下鮮矣余是以具論之

劉母家傳

劉母者廣陵人也其父母故多女而獨母姣好夙慧父

母憐愛之惜也非男子卽母亦自負孟德耀簡斥數夫
寧似鄙薄偶然而已而會羅太公賈廣陵元配汪太恭
人者數舉子而天則謂太公廣陵士女之藪也幸早寘
貳焉太公故偉丈夫連車騎結守相所至與素封侯等
婦莫不願以爲夫而鮮適其意者惟母法相當貴太公
異之人種不可失也遂以助太恭人遙是時母方少艾
太公屬使當夕則辭曰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母于
女紅無所不閑習太公使女奴代之則曰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太公用鹽筴累貲鉅萬而廣陵當無事時賈人
子豪奢相競後房盈娥眉媼曼非翡翠明珠綺縠紵罽

不御而母務爲貶損旣舉子中丞兄弟食麤而衣惡侍
兒私相語得無過情乎母召其子而命之曰魯季文子
爲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孺子韋布士安
得與薦紳伍且而大人勤勞織嗇致有宛財孺子坐而
享之不祥禮嚴孽適吾子又安得與女君子比無日不
討而訓之時難得而易失學難進而易退也使各受一
經雞未鳴出就塾夜寘坐左右令舉所聞以告母亦手
一編書相對也中丞兄弟吾伊聲漸高則大喜抵掌吾
樂此不啻絃歌之入吾耳小倦輒呵令長跪必竟其業
甫罷島寇暴起廣陵四郊之民奔入城苦饑母白太公

發粟爲糜哺之明年島寇薄城援兵大集有司無以爲
餉復白太公捐三千金犒師太公好客客滿坐日設豐
饌禮名士爲子師束脩加人數等廣陵人目太公義俠
則母之以也太公故倦游而中丞兄弟已爲諸生授家
督以事與母歸新安有大賈持玳瑁市珠殊異太公取
視母老夫居約而相我以勤老夫居富而相我以儉委
而家秉而相我以無私吾將市此佩而以旌而功母指
二子妾所寶在是夫珠也寒不可襦饑不可舖將安用
之歸而太公母病服勤至死中丞成進士爲邑令母數
勅之體國恤民是爲善養不在祿也爲御史數勅之人

恒言御史執法夫法禁于已然之後盍謀所以教于未
然之前爲廷尉又數勅之願兒爲雋曼倩老婦爲雋氏
母中丞撫恒山勅加詳無何太公卒太恭人亦卒母不
勝痛爲減匕著中丞以母壓嫡未受婦爵恒邑邑母日
寬譬之夫君姬氏晉文公之愛女也三子賢且貴乃以
內子讓叔隗而已下之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
而三子下之不本六德先公幸有之女君寔能容之傲
天之靈以孺子爲報復何求焉中丞之免太公太恭人
喪也朝衆數推轂之母微示以不欲色季舉于鄉以彼
其才成進士無難而母趣令謁選得河曲令更慰藉之

士所貴令聞廣譽施於身不以進士浮榮也歲勅厲河曲令如中丞河曲因以廉能稱母之卒也年八十有四視聽如少婦所乳男子三人女子一人孫男子十有五曾孫男子十有六人汪恭人所乳男子四人女子二人而母子女行居長子之貴爲中丞爲令孫之賢者爲孝廉爲諸生食縣官廩而母視太恭人子女若孫子女有加于已子女若孫子女太恭人子女若孫子女愛敬母不別爲太恭人出也母晚而脩齋誦經好施予滋甚忽一日晨起譖中丞族子婦有病不仁而藉藁者貽之布被歲改矣宗若里孤者嫠者衰年者貧者遺之金與糶旣而曰吾子女滿前第季在河曲爲我寄聲自愛中丞怪其言異母曰此吾卒命之時也薄暮而暝三黨之戚四境之人臨其喪哭盡哀諸文士按母行當列女傳賢明慧辨二科譏之者十許家舊史氏曰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勤者多儉儉者多忍不能予人情大氏然也衷而用之斯已難矣然猶家事耳至論當官理人之方譬如指掌豈婦人女子所及哉狀言母少知書計自歸羅太公受經史成誦尊所知行所聞有自來矣書益人意知乃爾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哉仲氏言過也

沈孺人家傳

沈孺人者光祿署丞茅某某之元配進士瑞徵之母也
沈之先出梁侍中約子孫蕃庶里吳興而家中鴻者自
東居公某某以善富好施得人心其子震坪公某爲諸
生能詞賦旁究天官兵法青烏長桑之業皆有精詣生
孺人憐其媚秀口授女誠內則諸篇輒成誦愈益愛之
沉吟相攸光祿公父參軍某某者於諸子中最器光祿
而聞沈氏有賢女居恒言是安得爲吾家婦而震坪公
坐註誤長繫參軍身常翬蔽之得解念茅公長者不可
負請以女妻公少子年十七來歸事尊章婉而敬問安
侍膳夙興夜寐無倦敝之色家多蠶女身操作而先及

督課纂組工精麗冠于他姓光祿公亢直人有過不能
遣諸胷中孺人務以和劑之而事光祿則莊不易嚙笑
自娣姒以逮臧獲無失禮無遽言至其句校錢谷出入
黍黍不爽也居久之震坪公復爲怨家所搆身被三木
產糜耗孺人不勝哀啼至流血甚且欲爲緹縈以身代
父而時脫簪珥供橐餽父從末減光祿公方游南雍未
之知也姑于子婦中有所私昵勢陵諸妯娌上孺人不
加遜因譖之姑所新婦有言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日竊
夫藏而益父家姑信之光祿公孝友不忍白婦無罪孺
人亦終無一言自明居恒疾首蹙額涕泣浹枕席而已

而事尊章愈恭參軍公察孺人雖孝實不捐夫橐更十年所姑亦信孺人無他卽讒者媿悔棄釋舊憾相與如故而孺人積憂勞病不可起矣孺人能詩與書嚴整有則遭舅氏喪泣而號舅也知我如天之恩哭失聲柴毀則病所由力也居方丈室事大士願得早皈淨土沒之前月跌坐蒲團見壁有物蜿蜒如龍狀而異之垂絕以不獲終奉姑與母爲恨持其少子與女屬諸母悲痛切至知瑞徵之才也生平愛不以姑息而瞪目視之是有父在能讀父書何所憾蓋十六年而瑞徵成進士語及母則潛然不禁涕之橫集也孺人卒之日年才三十有

一子二長卽瑞徵次琦徵襁褓時失母女適同郡溫子澄舊史氏曰余讀東京列女傳見姜詩妻龐奉順其姑以江水不時至爲姑所疑詩責而遣之龐敬共不衰卒感姑意至子以遠汲溺死不敢言然取疑事最微易解耳沈孺人以父故受讒讒重又所怨非直一人終能使姑釋憾豈不難哉誠之所積金石爲開而況於人乎語曰人道邇天道遠龐子溺而舍涌泉如江水旦出雙鯉沈孺人天用子顯名不朽天道未爲無知也

安母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吏部郎安小范因母也父母故吳人多子女

而家食貧孺人復善病有相者謂其父是爲翁作門楣
然非翁所得女也易母而子之則可鄰姚氏媪聞其異
因以爲女年甫十五歸膠峰公公名國登進士爲郎官
至僉憲事年且耆矣元配郭宜人性不弘恕侍御妍少
必加譙責獨孺人善事之卽逢怒顏益和宜人始安居
諸媵中事受勞者食受薄者一味之甘必吳姬分無異
議其娠小范也公居疾別業孺人從宜人居邑屋懼不
敢言私問公疾狀暗中飲泣而已有間公入邑孺人附
公耳語而屈指示之期公竊命家人媪治產具於外室
宜人大恚諄孺人生男必無舉生女則聽之小范旣生

公竊與孺人謀女君有壞子慮少子分所有耳吾七弟
早世而婦鄒無子持節二十年立後久未定乃告宗老
以小范後其弟財五旬云始在蓐宜人勅諸婢母得近
前襁褓不完飲食不時給孺人乳小范淚浪浪垂而共
食之雖如廁必懷以行憂苦萬狀又六年娠乃生女宜
人稍憐愛之而公益衰孺人不復抱衾裯矣又二年公
卒宜人業無可忌見孺人之善居喪也爲改容踰年宜
人亦卒孺人從諸媵年長者屏處曲房隱間之中以死
自矢靡他而小范所後母鄒亦以公卒之年卒家在周
涇里小范築筑在茨也又二年伯兄迎歸復爲母子如

初又五年伯兄暴卒伯兄之子宣言曰小叔故七王父子也有周涇之闔廬在小范婦翁談公固爭之吾聞膠峰公有治命兄弟均產且若父所爲迎若叔歸者意安在不聽戚黨不平請訟之官孺人不可先公不以孺子爲未亡人子而謂他人父凡以全孺子也此子也才何患乎無產設不才產何庸吾母子備嘗艱難險阻萬於今日昔之能忍今何患焉夫言訟者是不欲有孺子也先公厭之遂歸周涇棖棟傾落枝挂蒙葺而居之田傭侮寡弱數負其課歲薦饑孺人拮据治生念鄒孺人未葬捐簪珥與產卒事里胥乘圯族者困以長賦之役措

克百方孺人賄之不已復捐其產或中庭而响至不可聞第謹謝之井曰機杼之間涕泣恒如縷縻矣已爲小范娶婦已令人邑屋從師取友已爲諸生內外侮小定婦死治葬捐簪珥與產猶其葬鄒孺人時也已爲內繼室小范成進士爲小行人奉使歸而拜母母喜心倒極泣下沾襟戒無豁昔時意氣女歸王茂才心一資送必豐而小范王父桂坡故有善田三百畝約曰諸子孫有仕者給之以代耕養廉膠峰公仕田歸公而更斥其旁畝千爲文記之世世子孫如桂坡公言小范仕矣有爲孺人言前田者孺人曰田以安氏曠瘞屬不仕者將三

十年禮讓則可爭言則不小范敬受教使事畢謀輦母入京孺人慰之曰使臣之職每懷靡及將母來論古之義也若勿以吾分念會江南大旱太湖水涸孺人雞鳴而起具饘粥哺諸傭令斟水潤苗八口差得無饑小范以年不及格擢膳曹郎聞孺人病疏請改陪京便養已得司封迎至邸無何命駕歸吾農圃有餘樂安事此而小范彈奏當路人免孺人顧大喜兒向後始爲吾有何如呱呱而泣之周涇時也作勞彌滋甚而自生小范後二年輒却肉食每飯一盂菜以爲常一緼袍數十年敝則補之百結纍如也其織嗇如此然不吝周急不薄饋

唐

問小范從兄老而貧取其女女之將嫁于華盜掠其裝再爲辦治外家父母兄弟居之別室男女婚嫁養生送死無憾復授田爲恒產所育一子一女不愛以姑息小范有過疾呼數之夫人面從而後言孰若爲母所督過也生平好西方之教早莫焚香誦經膜拜無間寒暑能多識梵筴字女奴若干人勅母妄語母衺服而饑寒勞瘁瞻察擁護具有恩紀春秋六十戒無受賀其必不可已者具素饌精潔佐之以酒其年忽病前期啓筭中僅故衣數襲以貽諸娣姒諸婦及侍病有勞者手王氏兩外孫女屬小范是無母可念也無以贈之他日嫁時

唐
各予五十金吾生不受賀死那可受祭子女勿哭敗吾
意令諸姬環坐誦佛號而昇先是所命工製佛座來視
之遂迴身向右脇側臥頃之逝矣葬于謝埭之原小范
者名希范三吳人倫之選能以親顯者也舊史氏曰漢
高帝英主也卒不能保所愛如意母子夫旣知娥姁之
惡而觴重戚趙以殲之宜其及也藉第令如薄姬雜處
羣妾中子王代與匈奴隣庶幾可自全吳孺人不子其
子不以孽子比適子迄于今安氏以子有聞保世滋大
賢知哉若母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其規模宏遠矣

夏母趙太君家傳

趙太君者江陰諸生夏帶湖公之配孝廉茂鄉之母也
宋紹興中趙大鵬知江陰軍卜居邑章鄉里其裔孫梅
娶于李生太君未三月父沒母教太君孝經內則列女
傳孔曾思孟書靜聽暗誦正心一意恒自斂制喜不失
節怒不變容女師異之名曰文端年十六來歸尊章皆
已前卒恒自傷此昔人所謂不幸事也夏趙故家溫厚
帶湖公不問生產又好客揮斥千金屢矣太君量入爲
出尺布斗粟無所溢費公後坐大役悉售良田廣宅以
輸猶不至顛踣太君力也年十八舉孝廉愛之不釋懷
抱痘疹甚惡晝夜護持忘寢與食至典衣供醫卜旣長

教訓動有法矩嘗言愛其女者于三復白圭之士妻之
矧生男子可不身為律令以帥先乎所居臨池畜魚樹
菱芰蓮芡汲而灌園果窳蕃碩以易米為孝廉贏糧負
笈從師而以所織具贄幣同學造門設饌事事精辦母
中葉苦貧迎之家惟所欲就養無方夜浣紗而旦成布
日豐甘旨未嘗省嗇晚有風疾搔抑疴癢扶持啓居三
十年無倦沒為棺斂封樹歲時酌酒墓次涕零如縷縻
家人治田時乘竹兜子二青衣隨之徂畛間無令鹵
莽女奴環侍機杼聲相唱和風雨孤燈雞鳴不已即耒
耜筐莒之屬手自料簡也縞衣綦巾雖敝澣濯如新所

食豆粥菜羹而市肉擊鮮以奉公歲饑公食不厭精自
飯糠覈語子婦曰誰言此物噎人老婦雜苦菜江薺作
羹為餅轉堪飽耳年三十不傳黛墨屏居一室薦達左
右若恐不及遂有樹敷樹喬兩子而兩子復有諸孫愛
之雍雍若一兩子析居涇水每來省視享有加邊孝廉
舉三子俱殤太君嘆曰春秋四十不務衆子而務衆婦
無鹽以為一殆雖然若婦哭子病不任育奈何宜亟為
胤嗣計孝廉乃有副室而得今孫寶忠已得二女孫乳
哺為歡飲食男女異于曩時矣枚數古忠臣孝子賢女
貞婦善得祥不善得殃諸故實以詔孫若女孫疊疊如

父師之訓也孝廉好客如父又好法書名畫天文地理諸家言則數休之極知兒樂此不爲疲杜門距躍收心養性不亦善乎公爲羣小所侵或不免羈縶或鑿坏出亡隸人雜沓太君身當戶慷慨陳辭聲色並厲衆爲屈服里中貴家婦女視之蔑如獨急貧素一飯不忘報傾囊以濟困厄支親外黨先後姊姪遠近親踈延接有情禮不好盡人力不窮人以威僕役勞者有加惠疾痛瞻察尤至頒餉幼弱兒女一果必均每舉明心寶鑑書語人凡事從心田起初奉道晚奉佛晨起誦諸經諸呪爲懺悔近午甫罷諄諄戒殺生勸放生沒身而已孝廉私

欲備後事笑曰太蚤計時至卽行吾當詔汝至七十八歲曰可矣又二年卒孝廉四上春官喪父以不親含殮爲恨自是謝公車將母不違咫尺太君深自幸兒無遠遊不煩母嚙指吾何憾焉雖病困意自激昂疾革呼水拭面整襟危坐而逝面如生人謂修西方之驗云舊史氏曰古者女子蓋有胎教姆教云自王公達于士庶之家漸染薰陶習與性成是以婦順母儀垂姓名于竹素者衆三代而後教法廢置不講余往讀茂卿女鏡如劉中壘列女傳可以貞教今知其母高行殊邈何減昔人天實牖之不學而能難矣哉謝太傅問陸暹張憑何以

作母誅而不作父誅曰故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茂卿孜孜顯揚母有以也其人孝弟廉讓表正一方紛綸經笥勃宰理窟爲儒者宗此母此子湛氏陶士行相方矣

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休寧石嶺處士憲淳之女也少從保姆受女史十有五歲歸汪叔和一尊所聞事王姑及姑以孝稱姑病嘗藥而後進抑搔痲癢扶持臥起不間朝暮姑執其手泣曰悲哉婦也願婦得婦如婦代我報耳而王姑病其侍疾如姑補衣裳綻裂而漱澣其垢穢浴沐澣洗

悉身執勞獨苦王姑愛之私有所畀不敢受必以分諸娣姒諸娣姒皆名家女習事多材藝如孺人孺人身下之粥粥若無能或有違言必委曲劑解之和叔治生夙興夜寐孺人相之明星有爛起而操作矣家旣殷富無靡衣媮食之奉縞衣綦巾如故和叔峭直非其人不能忍見孺人時從旁諫曰妾聞列女傳伯宗妻之戒其夫也好直言而枉者惡之必及於難和叔聽而從之卜吉壤葬兩世考妣經營二十年孺人佐其費賓客填門或不以其時至共張立辦教二子以禮法不爲姑息世俗於塾師惜束脩小物師亦有影質者孺人食必精腆幣

必殷縟月有秩歲序加隆又亟餽問其家內外宗婦謂
孺人多聞時過而問婦職孺人援引古昔仁知賢明貞
順節義諄諄誨之聽者屬耳忘倦是魯女師宋女宗也
其長女歸巖鎮方氏卒以節顯得之母訓爲多和叔舉
子晚廣內媵孺人字之如女禮之如妯媵家父母大喜
過望舉手加額呼天爲孺人祝釐篋有積券度不能償
告和叔焚之有貧而鬻子者和叔知其右族也不忍內
孺人曰君如不內終爲人奴耳不以爲奴而以爲子奚
不可卽遇諸奴若奴婦子女不小借色而使之有時用
之有方視之有恩其卒也惟以內帷以外自堂及門行
哭無不失聲先是汪氏之族女臨女喪不拜孺人卒諸
婦懷慕悲悼羣爲之拜時汪景純卒於金陵宗老哭曰
景純丈夫也吳孺人女丈夫也是皆亢宗無祿一歲而
兩賢卽世其爲衆所推重如此和叔自有傳舊史氏曰
詩言仲氏任只鄭氏箋以任者恩相親信周禮六行何
獨先任不曰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乎如吳孺
人者可謂兼之任直一節矣

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太學一莊季女鹽官大夫汪宗文元配文學
元義元臣母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微奕世載德太學所

必殷縟月有秩歲序加隆又亟餽問其家內外宗婦謂
孺人多聞時過而問婦職孺人援引古昔仁知賢明貞
順節義諄諄誨之聽者屬耳忘倦是魯女師宋女宗也
其長女歸巖鎮方氏卒以節顯得之母訓為多和叔舉
子晚廣內媵孺人字之如女禮之如妯媵家父母大喜
過望舉手加額呼天為孺人祝釐篋有積券度不能償
告和叔焚之有貧而鬻子者和叔知其右族也不忍內
孺人曰君如不內終為人奴耳不以為奴而以為子奚
不可即遇諸奴若奴婦子女不小借色而使之有時用
之有方視之有恩其卒也帷以內帷以外自堂及門行
哭無不失聲先是汪氏之族女臨女喪不拜孺人卒諸
婦懷慕悲悼羣為之拜時汪景純卒於金陵宗老哭曰
景純丈夫也吳孺人女丈夫也是皆亢宗無祿一歲而
兩賢即世其為眾所推重如此和叔自有傳舊史氏曰
詩言仲氏任只鄭氏箋以任者恩相親信周禮六行何
獨先任不曰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乎如吳孺
人者可謂兼之任直一節矣

吳孺人家傳

吳孺人者太學一莊李女鹽官大夫汪宗文元配文學
元義元臣母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微奕世載德太學所

交遊豪傑長者半天下晚舉孺人視無旋聽無聳怒不及色服不爲麗父異之他日何必減桓少君歸大夫奩具甚豐大夫父用鹽鹽起累鉅萬孺人廟見後卽白大夫人苦不足而君與妾幸有餘譬之於室旣鎮其甍又何加焉惟儉可以修德可以延福家大人故嘗望妾爲鹿車行汲事師其意不師其迹可也縮取備物物忌人盛必有豐敗大夫善之自是執勞夙夜匪懈臧獲手指千莫不恪其常職焉而身貶食省用弋綈綦縞驟視之不知爲新婦然大夫母吳孺人適也先卒有如孺人者張實生長公孺人上食張孺人與舅等張孺人喜過望

舅亦喜而恒涕泣告大夫吾見庶姑猶吾姑也吾舅非張孺人食不甘張孺人安則君舅安君舅安則吾姑地下之魄亦安大夫泣曰卿言先得我心大夫治舉子業所事師交友執贄問遺必豐賓客過從雖早莫不時至孺人共張不乏交酬好貨皆厚飲酒燕語相悅也王明懷先生者大夫所最敬禮每語人汪季子婦可稱女師矣嘗以橐中金授大夫大夫兄公與程氏女公貴共爲母錢俾宗人子息之宗人子冒沒輕儻蕩之盡兄公女公收責大夫迫無以應歸而色若不豫然孺人曰妾聞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皆兄弟也門內

之親以恩掩義區區者儻然而來何足宿之曾中大夫謝曰是君子之言也置不問向後舅從廢籠中得孺人遺大夫片楮出示三黨賢哉婦其識量丈夫所不如雖爲家督可也妣羅數舉子不育孺人時慰解之子早暮有時如以無娛膝下者何取余兒置左右余豈有利焉從俗比諸雉媒耳已而妣與庶妣舉子九人而思孺人言未嘗不涕下沾襟也宗人爲鄰所侵轢大夫從父奮身與敵孺人內助爲多兩子疾疹所爲醫藥與親舊救乏振滯損其裝不令大夫知病革家有媵請爲大夫備衾禭之御大夫不可數日屬曰君視媵猶余余假手媵以報君大夫諾而暝年財二十有九兩子有聲黌序中繼孺人者郝與孺人合德生子國衡爲諸生早卒無子以元臣仲子彥昌爲後兩子之奉郝孺人猶孺人之奉張孺人也人謂得之母訓云舊史氏曰富不期侈人情乎吳孺人居富而好禮天牖其衷人力不至於此以余所聞庶姑伯妣宗人三事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雖享年不永子孫豐厚令聞不忘天之胙善久而後徵有如斯夫

吳邦媛家傳

吳邦媛者新安潘叔子太學令緒因母也太學父斗南

亦太學元配方舉伯子令升仲子令謨副方者龔舉季子令範潘氏門望故甲新安其俗貴適而賤庶適多奇妬卽幸而生子不以爲子數卽子壯不敢名其母媛黃潭吳氏女笄而歸太學糟糠不厭衣浣補之衣須捷纍如也而所操作獨苦汲于井相于春盥于田樵于野灑掃于室烹飪于爨夜則機杼刀尺聲與鷄鳴相接勞勩一切裨益不辭也斗南性嚴重媛事之恭下氣怡聲不敢以媠容見其事適也如之其事尊章也如之其事諸姬也如之其事適之子若婦也如之令緒長矣有婦矣有子三矣媛不矜也食指衆而析著令緒奉母居東偏

器用備數事而已媛不愠也距女君諸娣姒之室里許存問餽遺無間斗南好施媛以簪珥爲助而延名師益友以督課令緒修脯必豐里媪以急來歸量有無資之不吝也斗南春秋踰七十而母方百歲方病斗南憂之亦病媛朝夕僕僕于路相啓居侍藥食唯謹身亦遂病而斗南卒憾不得終事母媛大慟曰吾何難以身從先君子地下顧先君子所不瞑目者以姑在也請終先君子之志無何姑卒媛復大慟以妾之無良無能爲先君子與先姑保畧漏之須臾而相尋以沒也安用生爲病滋深不可治矣不踰月卒年方四十有三令緒痛母生

無一日歡而庶幾死有萬世名者宜莫如文其從兄弟之恒令猷輩誦母賢不謀同辭之恒有言母病以事夫事姑之勤母死以慟夫慟姑之過是孝婦也貞婦也惜哉其年與旌例格也而屬余傳之如右舊史氏曰詩首二南則有江沱小星劉中壘傳列女則有衛媵周妾齊婧之屬謂其所處微而所挾持者高明光大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男子邁種德爲難矧乃婦人余故于潘令緒母號之邦媛若曰非家戶所常有也

姚令人家傳

姚令人者雲間太學張聖清婦也其王父臬幕巽庭公

某其父大學環樞公某王父以俠父以文著聲三吳中令人生而惠心妍狀試執女紅精如素練諸兄弟授以書輒成誦識其大義佐母閭政勅制臧獲事同成人父母奇之十七歸聖清雲間巨室其婦女類被綺縠著珠璣踰侈長飾而聖清父叅知公清白行高姑徐恭人曹孺人節約如寒素令人既廟見則服大繒裙不加緣米不導擇肉不勝穀夜向晨詣兩姑所刺探起居平善退而具食親饋待餽孺人爲聖清因母而恭人性嚴重居恒言動易生得失令人察色承意最得兩姑歡且令兩姑交歡無幾微間也聖清有兄早卒丘嫂意氣峻潔令

人僂身自卑禮則周備所遺子勝衣趨拜視之若自己
出時陳說古今人奮跡孤筮中事相勸勉猶子感泣以
白母母大喜若不幸無父乃有兩母令人又爲奴周旋
兩姑前婦姑姊妹輯睦寧一馬兩姑習令人賢傳之家
事宗門廣大姻戚實繁儼籩豆通餽遺助施子節文相
得家僮手指千分職考成簡序先後情覈高下厭塞衆
心顧歲入不足更費何無何有黽勉求之體質故弱緣
是盡瘁聖清以爲戚則謬示健君無虞吾形勞而神不
傷也且有姑在婦不任勞其誰任者聖清嘗與客飲至
醉斂容而規之曰君舅遠在桂林櫛沐瘴雨蠻烟中鞅

掌王事君宴然酣暢無論酒之流生禍豈夫一舉足一
發言不忘親者乎聖清改容而謝戢卿良箴益令人雖
婉順而大義疑然燕居有常處無旁視無疾言無輕指
尼覲不得入門其守正如此會孕殯遂病憔悴滋甚病
棘誦佛號起而坐曰不得終事舅姑奈何卒時盛暑顏
如生聖清銳精于學以令人無內顧喪此佳耦監寐寤
歎悲痛斷心不忍其沒沒也以狀屬余爲傳用副家乘

云爾

羅節孝傳

羅節孝者臨汾三老天亨之女趙城茂才賈三才之婦也茂才初受室于任爲憲副民望女富而能儉貴而能勤無何卒難其繼者媒妁言羅三老女佳遂委禽焉比歸年十有三耳家人以爲脆於心窳於志私相虞也婦語默有宜進退有常高卑有則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宗老聞者嘆息女知莫如婦孰是女也而婦知哉茂才母老婦恒以雞鳴問寢安否奉盥漱斂枕篔揆煖寒爲衣厚薄餽醢芼羹免薨脂膏手和而進之蔬果非以獻姑不先食姑善病色憂不滿容竟日夕侍榻前瞻察聲息相臥起抑搔疾痛疴癢刀圭之藥必親嘗焉

或以浹辰姑數休之屬女奴代卒不許曰如是而吾卽安不知勞也不親則吾且病姑沒而哭之哀治棺斂從其厚者越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泫然流涕旣秉家政督臧獲耕織重者舂杵細者纂組歲時伏臘之祭宗族婚姻賓友鄉鄰燕會慶弔往來問遺之禮茂才有所咨謀無不如意以故茂才專精博士家言知名于時茂才卒婦年三十有四而有四男二女日撫而啼吾不難以身殉地下人如諸孤何緼廢之衣麤糲之飯終身不改所以志痛也出父遺書授其子而以身爲女師子慶徵荷徵壽徵泰徵皆諸生有聲女之爲人婦者宜其室家孫

四人女孫八人四封之內聞賈媪賢後必昌願以女女其子孫願以其子孫之女爲婦所妃匹皆聞家婦卒時年六十有二病革子婦環泣舉手揮之未亡人二十七年始得以身從先君子且具言若曹保家之主也將樂而忘死遂瞑稱節孝者郡邑長吏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曾以顏其門云舊史氏曰按制婦以節聞有旌母以子貴有封君命爲重人情尚焉節孝子荷徵從不佞兄弟遊傷其母格於例財四年耳不得旌葬祔於父有銘父在不得畸稱母夫異日不有封乎制旌可復封封不可復旌封所同也旌所獨也於是爲之傳傳者獨而獨者也

程媪家傳

程媪者儒官程翁婦也媪胡氏胡故饒遣女豐而程翁父以勤儉治生新婦悉解奩具佐貿遷所衣大布經歲不易歸寧日母黨怪問故曰此舅姑訓也姑憐少子婦媪亦爲之下每賜子婦不及媪媪無愠色小姑不平以白母媪得稍見遺季妣欲之又讓之舅業日益旣老授家督貲五倍其弟翁佯示不豫者媪進曰妾能緣姑意讓季妣君不能緣父意讓伯氏耶翁喜吾試卿耳侍姑病不解衣不假寐者浹辰姑悔仲子婦孝我乃爾密授

以簪珥復恣季妣所取而哭姑極哀內外宗愈服其賢
因母寡奉養如姑以貲業異母弟卽喪失不復問翁父
子喜客容數十百人佐共具必腆翁卒于外媪創痛不
欲生獨居一室足不踰闕或數日不食諸子懼屬其母
譬曉曰盍從慈氏之教資冥福乎乃茹素誦經里媪嫠
而貧逆之旁舍衣食終其身大父行有孤兒資以中人
產饑歲賑貧救死甚衆家人市貨不得摧直隸農請減
租輒許行年踰八十一德不懈郡邑旌其門曰孝慈貞
淑子學智爲茂才有聲舊史氏曰顏之推有言人或交
天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將數萬師得其死力而
失恩於弟往往自娣妣始惟友悌深至者不爲傍人所
移程翁以孝弟稱媪功居多難矣哉

鄭嫠傳

鄭嫠者荆門孝廉上官射夫之小妻也孝廉受室于王
王有隱疾副之以李李僅舉女而王之媵不知其姓顧
舉子孝廉以所出卑微而博謀良家合法相者得嫠嫠
廣陵人其歸也年財十有七孝廉故有方格難事而其

偶或以子重或以分貴周旋俯仰殊不易嫠事孝廉如
嚴君事女君如孝廉事兩妯如家婦其他姊妹諸姑伯
姊下逮臧獲稱情中禮孝廉喜是其才智不減我輩而
又舉二子孝廉益喜是其福德可大吾門則以家秉授
嫠嫠辭卽女君不敢煩以事有妯在妯固讓而後許男
任耕女任織朝而賦功夕而受成必咨決于孝廉孝廉
首肯不復措意無何孝廉卒嫠之子長者四歲少者三
月耳左提右挈拊孝廉靈牀而泣妾不難以身死先君
夫妾於諸妯中最少而以死殉先君如先君何此魯季
敬姜之所以薄公父文伯也一切家政其小者也而先

君埤益妾以是藐諸孤將上官氏血食是屬而妾棄而
死如先君何此梁寡高行之所以不忍幼弱之重孤也
爲朝莫食一溢米而操作視昔彌勤未幾女君復卒嫠
哭之柴毀而其治兩喪自舍殮棺槨冢舍宰木若三黨
四方賓客之弔臨無不誠信豐腆家人數百千指屏氣
駿奔奏聞以外不聞內言嫠之先舅有孽子隼詬亡節
乘孝廉喪而漁奪蠶食之嫠所爲覲閔受侮不少矣卒
以大義相持稍爲衰止焉鷓鴣之詩不云乎旣取我子
無毀我室嫠所重在子寧毀室以饜小人之腹其愚不
可及也二子長出孝廉遺書授讀而簡宿儒以嚴見憚

者爲之師里中兒不好弄者爲之友平頭奴子謹厚者爲之續御應無噉視無淫聽無傾立無倚行無驟坐無箕遊無遠笑訾無苟衣食無改布蔬之常二子旣爲茂才有婦抱子矣見其母夔夔如也其子姒之子若女獨恣柔愛孝廉三分產以授子而嫠損其子產不可以亢兄女適名家子遭中葉家計蕭然所爲裝送資賄甚盛二子文有名而其兄善治生因材而篤非此母不成此子矣兩姒居恒折節下嫠微娣之力不及此吾兩人袖手蒙成而已嫠遜不自居是先君之教也上官氏之靈也兩姒之讓德也未亡人下從先君于九京庶幾無憾

嫠今年正五十以作勞過當髮早白二子名守裕守祉長名守初孝廉則同余鄉舉云舊史氏曰漢樂府有之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彼特以能款客一事至被絃管然不著其名豈有所託耶當吾世而有鄭嫠以節則從一以才則禦侮以功則立孤抑何備也繼漢而作者樂府登歌此其選已

者爲之師里中兒不好弄者爲之友平頭奴子謹厚者爲之續御應無噉視無淫聽無傾立無倚行無驟坐無箕遊無遠笑訾無苟衣食無改布蔬之常二子旣爲茂才有婦抱子矣見其母夔夔如也其子姒之子若女獨恣柔愛孝廉三分產以授子而嫠損其子產不可以亢兄女適名家子遭中葉家計蕭然所爲裝送資賄甚盛二子文有名而其兄善治生因材而篤非此母不成此子矣兩姒居恒折節下嫠微娣之力不及此吾兩人袖手蒙成而已嫠遜不自居是先君之教也上官氏之靈也兩姒之讓德也未亡人下從先君于九京庶幾無憾嫠今年正五十以作勞過當髮早白二子名守裕守祉長名守初孝廉則同余鄉舉云舊史氏曰漢樂府有之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彼特以能款客一事至被絃管然不著其名豈有所託耶當吾世而有鄭嫠以節則從一以才則禦侮以功則立孤抑何備也繼漢而作者樂府登歌此其選已

錄一以衣履禦身以衣履立厥時可謂出繼莫而引首
管然不著其名豈有祖流相當吾世而肯慎焚以瞻眼
對敬持門可亦類一丈夫郊持以詣燕客一專至然茲
身谷中修奉無阻同余激舉云善良月日冀樂極育之
幾今年五正十以非幾幾當幾早白二千名守守守如

程